續集
我々錄 下

大東禪林

共二

我〻錄

南紀濟著

東西角立老少分黨之由余於䟽門問答言之詳矣至於國朝士禍固不可不知者而顧此病居文獻不可得盡考畧以所聞於先輩者自端廟癸酉而始終於 景廟辛丑凡十二士禍也記雖踈畧可知其槩覽者詳之

癸酉士禍

端廟二年癸酉領相皇甫仁左相金宗瑞右相鄭苯吏判趙克寬兵判閔伸判尹〻處恭左賛成李穰右叅賛許詡卽 文廟顧命之臣也此人在朝則大事

不可成矣金節齋宗瑞尤爲正直且多智畧時人目之爲大虎　光廟欲先除之使權擥韓明澮等守敦化門戒以鍾盡勿閉（宗瑞之家在門外故也）親率楊汀栁洙栁淑及官奴林芸等衆皆往宗瑞之家宗瑞迎拜閑話畢送至門立庭中又話良久宗瑞子承珪不離左右　光廟故落紗帽角曰請借政丞角宗瑞使承珪入内取之於是汀芸等擊宗瑞仆地承珪奔救之伏於宗瑞之上又擊殺承珪　光廟馳還預與巡將洪達孫相約勿禁巡卒待之遂領軍詣　端廟時御所時上出寓鄉校洞寧陽尉鄭悰家也從門隙告政院

金宗瑞謀叛事急未及啓已誅之且曰金宗瑞李穰
趙克寬閔伸尹處恭李命敏元矩趙藩等連結咸吉
道節制使李澄玉鍾城府使李耕畩平安監司趙遂
良忠清監司安完慶等乘 上幼冲謀危宗社宦侍
金衍韓松又在 上側賊魁已除其餘叛黨今欲啓
討承旨崔恒迎 光廟與之携手同入 端廟驚起
曰叔父活我 光廟曰是不難臣當處之卽出命
牌招諸宰分部禁軍圍抱入又排立軍作三重門韓
明澮持生殺符坐門内諸宰入第一門去僕從入第
二門名在死符者卽椎殺之皇甫仁趙克寬李穰等

皆死仁承召乘軺過宗廟不復下軺曰已矣執舍人李長禮手囑以后嗣遣人殺尹處
恭李命敏等斬閔紳於　顯陵碑石所宗瑞更甦使
元矩叫城門使告于政府政丞為人擊傷速啓知于
上賚藥來救終無應者宗瑞果瘳乘婦人轎歷到
崇禮門〻閉不得入　光廟亦慮其宗瑞之還甦翌
朝使禁府經歷李興商往審之宗瑞匿于承珪房中
曳出之宗瑞曰我何步往將軺軒來軍人遂斬之亦
殺元矩趙藩等竄鄭苯于樂安池淨于靈岩趙遂良
於固城李石于延日完慶于梁山許翊柳仲門李澄
玉李耕睬等亦皆安置尋死鄭苯奉神主謫所一日睡起謂其隨行僧曰精

具一罷飯來吾祀吾相既祭而盡焚其神主俄而使來賜死可謂先知 安平大君瑢與

宗瑞等相從多處西湖淡淡亭以謀不軌又築武夷

精舍陰懷異志以聲罪竄于江華錦城大君瑜以安

平之坐亦竄順興一史錦城竄順興於端廟遜位之后云 時朝廷請誅

瑢 上不從鄭麟趾使李季甸白 光廟曰諸相所

陳公論也予非敢阻公論但俟 上裁耳麟趾等更

請以大義斷之仍賜死安平徙其子友直於珍島

光廟既誅 宗瑞等拜領議政府事判吏兵曹兼內外

兵馬都統使以鄭麟趾爲左相韓確爲右相麟趾確

等啓已慮或奸黨餘孽來閒害 光廟請以軍衛之

命鎭撫二人各率甲士別侍衛五十銃筒防牌各三
十夙夜衛之勲號曰奮忠仗義匡國輔祚定策靖亂
功臣賜食一千户奴婢六百口歲別捧六百石黃金
三十兩白銀一百兩以表其功韓明澮權擥鄭麟趾
韓確等亦皆有賞學士柳誠源在玉堂適不得脫肯
撰敎書其畧曰瑢居至親之地陰蓄無君之心與奸
臣金宗瑞皇甫仁等揔成不軌濁亂于朝叔父率忠
義之士殲彼凶穢之徒不動聲色措國家於盤石之
安不以兵戈奠生靈於衽席之樂真可謂托孤寄命
之臣也昔周公誅管蔡以安王家推今較古異世同

符旣臣成王之責周公者責叔父叔父當周公之輔
成王者輔寡躬云云誠源製進教書出于家終日痛
哭而家人莫知其故也

丙子士禍

六臣忠節貫于日星當編之於忠臣列士之傳不宜
列於歷代士禍之類也然爲善行義之道則同歸一
轍故今錄於是覽者詳之 光廟三年丙子 端廟
遜位之日禮房承旨成三問抱璽痛哭禮曹叅判朴彭
年欲投死慶會樓池三問止之曰 上王在吾輩不
死猶可爲也因與謀復古主河緯地李塏柳誠源俞

應孚諸公同參其議日夜密謀不得下手之地適丙
子春有享天使於南別宮六臣約臣舉事於其日世
子及大君臣疾不會命罷雲釼使勿入侍蓋都揔成
勝副揔俞應孚其差備也事將不諧俞欲拔釼突入
三問等臣事非萬全更圖他日固止之俞憤然擊釼
曰時不可失世子大君雖不入參當身及羽翼皆在
於此若盡誅之后臣 上王命遣武士于官中臣草
索足可縛束矣三問執手留之金礩亦臣同議中人
知其事不成走告其妻父鄭昌孫昌孫遂告變 上
特赦金礩加鞫六臣入庭 光廟愛朴彭之才陰使人告之曰汝降我而諱其謀

（可得生朴笑而不答東閣雜記曰此爲河公事未知孰是）光廟問曰汝等所欲爲者何事俞應聲叱曰以一劍除足下頭欲復古主耳

上怒命灸鐵刺身顏色不動因顧謂三問等曰書生不足與大事果然今汝等所謂萬全之計安在又曰欲爲事何問彼書生成笑而對曰金礩之言皆是

上王春秋鼎盛欲其復位此人臣之所當爲更何問也顧謂金礩曰汝之所告猶罔互不直我等之意直欲如是耳燒鐵置臍徐待鐵冷曰此鐵冷更灸來又笑曰進賜之刑慘矣

上怒曰汝以我爲進賜汝不食我祿乎成曰自乙亥以後書其七月之祿封置

別處進賜之言虛妄無可取也時申叔舟立 世祖
之側成厲聲數之曰叔舟吾與汝在集賢殿 世宗
抱元孫顧謂吾輩曰汝等善保此兒言猶在耳汝忍
忘之耶朴彭年徐言曰公每言自比周公周公乃如
是乎（此一節或云成公言未詳）使武士擊其口曰汝既稱臣於我
今雖不稱臣無益也我未嘗稱臣公之言皆虛妄也
（考忠清監司時狀啓則臣字皆巨字書之也）李曰爲刑而問此何等刑也
河曰人臣叛逆爲名厥罪應誅何可復問也（光廟愛河之才
故獨不施烙刑）柳在家與妻酌酒相訣入祠堂自頸（俄而吏來取屍
磔之）俱刑於魯湖之上梅月堂金時習葬其屍云（臨刑成公

勝

有詩曰食人之食衣人衣所志平生莫有違一死固知忠義在 顯陵松栢夢依依朴公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 顯陵松栢夢中青一史或云李公詩未詳 三問之父弟三省彭年之父仲林弟大年子憲緯地之子珀皆從容就死大年執其兄手而歌之曰兄之死善矣珀拜別妹氏曰死不難矣父既被殺子不可獨生家屬當為婢妹將自引夫人之 義可謂有當從一勿為狗彘之行也遂再拜而出去是父也有是弟與子也權自新端廟內舅金起文尹令孫皆死之世傳顯德王后權氏與其弟自新及成三問等謀復魯山丙子被極刑后當坐因政府之請廢為庶人云不詳記始末又云 光廟晝寢有惟即命發 昭陵暴晃三日旋命安葬於昭陵 成廟朝布衣南孝溫上疏請復昭陵 中廟癸酉蘇世讓首發復位之論申用漑張順孫等皆主其議獨柳順汀堅言其不可其後兩司玉堂太學力爭得允遷窆於 顯陵同塋位號如新更定云詳載魯

陵誌姑不盡記按野吏曰河公退在善山賜死於其地張旅軒顯光撰河公碣文曰墓在善山云擬此則河公結纓於善山而墓在其地耶曾湖塚獨無河公墓口在善山故耶趙尚書覲彬撰魯湖義塚碑曰河公之墓疑在此間或考之未詳耶南秋江冷話及魯陵誌皆記河公言曰人目叛逆為名厥罪應誅復何問也光廟猶不施烙刑又曰光廟受禪蒓白而恥食祿擬此則六人同時被禍於此可知結纓於善山云者何所擬也若同時被禍於魯湖之上則墓在善山云者亦何以也仁王山石壁中得一砂缸中有成神主及成公外孫婦神主時余曾王考書問于宋尤齋祖埋於洪州雷雲洞成公舊墟蓋其時有成主之人故有此神主也且此推之河公之死亦有家屬運葬於善山耶世移人遠事莫可徵良足於悒

策鄭昌孫等四十一人勳號佐翼 端廟遜位之後金東峯時習南秋江孝溫趙漁溪旅成處士聃壽李耕菴孟專元霧巷昊或為僧入山或放迹江湖

避世不出是為生六臣也金時習讀書於三角山聞
端廟之遜位閉户三日痛哭盡焚其書陷于溷廁
佯狂逃走仍削髮為僧後復長髮娶妻妻死復為僧
南孝温年十九上復 昭陵疏絶意斯世每憤時事
或登山痛哭而返危言激論被觸忌而莫諱也至燕
山甲子禍及泉壤元昊 端廟初以直閣退居雉岳
端廟運訖服方喪三年不出户庭必東向卧必東
首蓋寧越在東也趙旅歸咸陽不起 端廟之喪哭
臨殯葬成聃壽退守坡州墓下終身不至京師李孟
專以翰林棄歸星州隱居終身不起崔烟村德之宗

棄官歸鄉世人比之六臣錦城大君安平之獄謫順
興 端廟遜位之後與府使李輔欽謀復古主潛草
檄文[檄天子召令諸侯一句傳於世]為本邑吸唱所竊聽誘錦城侍
女偷出檄文連夜上京時豐基郡守知其事潛騎疾
逐先為上変因賜死錦城都事至錦城隱避不知所
止俄而入見都事曰吾終隱避則雖一國之衆不能
獲也[世傳錦城知隱身之法故示之其法而不為之意云]都事使之北面四拜
錦城曰吾君在寧越西向四拜因飲藥而死南中義
士之死於此禍者甚衆而不傳其名可勝惜哉屠其邑
投其死於海錦城之禍視六臣尤可酷矣

戊午士禍

燕山五年戊午柳子光者府尹柳規之孽子也勇力過人上疏自薦 光廟甚寵優之嘗往來於佔畢齋金宗直之門累以告變勳躋一品封爲武靈君佔畢責絶之子光惡之欲害而不得至丙子年間佔畢到咸興有子光之詩懸板於官衙者佔畢見之曰何物子光其敢爲懸板乎命撤去之子光聞而恨極切齒時 成廟眷隆佔畢故不敢售毒矣當燕山殘忍之時子光得弔義帝文因與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俱詣差備門呼都承旨愼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曰金

宗直作弔義帝文曰識 世祖其文曰祖龍弄牙角云者指 世祖比始皇也其曰未得王而從民望云者指魯山比義帝也其曰足覘其仁義云者指魯山爲義帝心附之謂也其曰羊狠狼貪檀夷冠軍云者指世祖不仁如項羽而殺金宗瑞之謂也其曰胡不受而膏諸斧云者指魯山何不殺 世祖之謂也其曰循紫陽之老筆云者指 世祖比操卓之類而自比於朱子也其門人曹偉稱曰可以泣鬼神金馹孫爲史官時亦祖其師說撰史多毆 世祖請以逆律斷之云云於是佔畢門下諸賢盡被誅夷佔畢已沒於

成廟之壬子故禍及泉壤其所藏詩文不爲流傳
令於二月內自首納焚於賓廳前庭金馹孫權五福
權景裕稱美史草歆垂不朽罪與宗直同科並陵遲
李穆許磐處斬姜謙爲奴鄭一秦汝昌竄鍾城癸亥卒甲
子追罪金寒暄竄巨濟甲子絶命其餘曺梅溪偉甲子禍及
泉壤權睡軒弘命雷溪好仁李蔵六黿朴迂拙漢柱李
志軒胄皆竄極邊竟死於甲子策椰子光李克墩尹
弼商韓致亨盧思慎等爲功臣韓致亨製進賀箋畧曰豈意逆儔敢肆反
側假托妖妄用臣不軌傳播文書自速莫大之罪大小共憤臣民咸聳覆載難容豈天誅之可逭雷霆旣
振致陰慝之旋消立意極爲巧慝耳蓋李克墩於
成廟大喪之時以

全羅監司不進香載妓而行金馹孫書之於史克墩
私請改之而不從又疏論克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
成李牛之黨克墩以此啣之至戊午撰 成廟實錄
克墩以史局堂上見弔義帝文心喜其報已之怨請
魚世謙議之曰金馹孫祖其師說誣謟先王如此臣
子見此事不聞於上可乎封其史草而啓則吾屬無
患矣世謙愕然不答而去克墩又謀於子光子光欲
報已怨之際聞此事攘臂大言曰此豈遲疑之事乎
即與思愼等釀出此禍世傳佔畢門人一蠹寒暄傳
其理學梅溪濯纓傳其文章虛菴鄭希良傳其數學

李慵齋宗準傳其醫藥書畫挹翠軒朴誾傳其詩學秋江南孝溫雲溪洪裕孫學爲處士之類云耳

甲子士禍

燕山十一年甲子佔畢門人諸流聲名震世奸黨惡之恒有戕害之心領相愼守勤刑判愼守英右相柳洵左相叅贊任士弘佔畢門人李長吉等（退溪嘗謂長吉曰長吉一身是前後身豈獨程門之邢恕耶）燕山寵嬉及宦官崔處密啓曰金宗直門人輩含戊午之怨徐黨以謀逆燕山大怒命誅殺竄謫諸人於是皆死挹翠軒朴誾知足堂趙之瑞校理權達手李繼孟司諫姜伯珍朱溪正深源

直學沈順門承旨鄭誠謹等亦被慘禍南秋江孝溫
成廟朝上復　昭陵疏至是禍及泉壤鄭虛菴希
良於庚申聞已知有甲子之禍遁於江湖而免焉燕
山以母死非命其時侍從大臣尹弼商韓致亨鄭昌
孫韓明澮魚世謙沈澮李坡李世佐金承敬李克均
成俊權柱等十二人謂之二六奸臣生者死者一並
屠戮碎骨飄風其無罪而遭禍可勝慘哉弼商明澮
致亨昌孫等多害忠良者也豈天生燕山償其怨耶
士弘之子光載崇載俱為　睿成兩朝駙馬二載奪
人妾姬納燕山取寵士弘泣訴曰廢妃以嚴鄭兩淑

儀之譖（成廟後宮）二六奸臣之言至於死燕山遂殺兩淑儀及二六大臣大戮朝士數百人甲子之禍所以有甚於戊午者也（中廟反正子光因緣成希顏首叅密謀有推戴之功而士林則至坊盧丁卯柳崇祖沈貞南袞金克誠等啓曰醫官金公著處孽朴耕儒生趙光輔等謀害柳子光朴元宗盧公弼等鞫于殿庭用烙刑取服以謀害大臣變亂朝廷斬公著及耕拏致光輔于闕門趙高聲讀書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何以居此地戊午誣陷賢良金宗直之類盡為被戮今欲又為何事也顧得尚方劒斬倭臣頭又顧朴元宗曰汝推戴聖主功果大矣然何為家蓄廢主內人也又數成希顏曰曩者以汝為名儒今何臣與子光同事乎又指姜琪李抹曰汝等史官也當以吾言特書可也杖下十餘而但痛哭不言而已元宗曰此狂人也因釋之趙於燕山時與朴松堂英飲酒醉趙松堂之手拔劒擬之曰今士弘濁亂朝廷國家將亡汝以武夫不能殺此賊吾先斬汝矣松堂曰吾非不欲殺此賊但於後史書曰盜殺任士

弘奈何趙笑而止之盖戊午之禍子光主之甲子之禍士弘主之故趙言如此耳

己卯士禍 附辛巳

中廟十四年己卯　中廟乙亥章敬王后賓天時議以爲依　成廟舊例以諸淑儀中陞爲正妃人皆危惧時金冲菴淨爲淳昌郡守朴訥齋祥爲潭陽府使合辭抗疏曰使元宗輩自爲身謀刼制君父放逐國毋犯天下之大分追刑其身請復愼氏以全舊恩云云燕山之妃愼守勤之妹也　中廟之妃愼守勤之女也當燕山荒淫之時守勤爲相姜龜孫亦同爲相有廢昏立明之意從容語守勤曰妹夫與婿孰親守勤曰世子英明只恃此耳龜孫慮其言泄疽發背而卒其反正之日朴元宗等使力士擊殺守勤及其弟守謙　中廟卽位之翌日領相柳順汀左相金壽

童柳子光朴元宗成希顔金勘李蓀權鈞宋軼朴建
鄭眉壽韓斯文申浚等啓曰柔義之時先除守勤欲
以成大事也今者守勤之女入侍 内以正其位人
心危疑人心危疑則有関 宗社請割恩出外傳曰
糟糠之妻何以為之不允再啓曰臣等亦已料之矣
然於 宗社大計何請卽快決無留傳曰 宗社至
重何計私情當羣議愼妃卽夕出外此 中廟迫於
元宗輩威脅不得已行之者也自古逆賊何代無之
而如刼迫君父放逐國母者前史之所未見也國人
之憤怨者久矣當 章敬之薨金朴之疏出於當然
義理而彼權敏手李荇輩力沮其論以起士禍之大
漸厥罪惟均於當初元宗輩奚烏得免春秋之譏
憲權敏手大諫李荇大言於朝曰如復愼氏置元子
於何地指為邪說擬以死罪元子卽仁宗也鄭文翼
光弼時以左相率朝臣救解杖贖徒配安貞斂瑭愈
大臣之議不得行啓曰金朴竭誠盡言今以一二人

之言反加嚴譴此杜言路沮士氣貽萬世之譏云權
李反劾安瑭指以誤國自是朝野喪膽畏縮以言為
諱趙靜菴光祖時以正言疏斥權李金安國李長坤
右靜菴之論柳溥金希壽李彥浩右權李之論金安
老出兩是之說申光漢尹自任金正國竒遵等又為
力救金朴出彥浩為完伯敏手為湖伯安老為慶州
府尹李荇為水原府使權李深嫉靜菴使彥浩見金慕齋大言曰其時何不除去
金朴兩使紛紜至此乎云云尤為寒心寒心是時鄭文翼安貞敏同在台
輔始定是非招用善類時有洪景舟者付之權李常
有害金朴之心故為士類所棄至己卯春為資成靜

菴驟之景舟大懷憤恨仍與袞貞等謀殺靜菴諸賢潛通敬嬪朴氏布言於禁中曰趙光祖專國爲政人皆稱美欲立爲王若似閭閻間讖語景舟又使其女熙嬪造言曰一國人心皆歸趙光祖日夕使讒 上心以甘汁(杜冲汁也)書走肖爲王四字於禁苑木葉上山虫剝食成痕似讖文使宮人摘之以見 上惑之上尤爲驚惧下密旨于洪景舟等曰走肖之輩奸似莽卓一國人心悉歸於彼則黃袍加身之事必不可惟而韓世忠尹自任有武藝可畏也光祖言恭温順意其可人也數拓資擢用予乃墮其術中也今欲顯

然衆之三司備局皆言不可而予不能施爲也不知
何以處之近日以來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卿等必先
除後聞可也云云景舟袞貞等卽與領中樞金詮戶
曹判書高荊山洪淑孫澍尹希仁金謹思成雲等密
約期會方欲擧事之除袞以微服着草笠往見鄭文
翼文翼驚曰惟公何以爲此也袞直道其所以且以
甘言誘之鄭曰公以宰相爲賤服歷都市而來大是
可悞事也謀害士林本非余心何忍爲之以我愚惑
計不及此袞退語曰首相固止其將奈何景舟潜啓
曰親信近侍之臣皆其腹心事機危矣請開神武門

乘夜入對蓋欲使政院不知也因初昏景舟袞貞等與刑山雲詮謹思輩至神武門外相會兵判李長坤亦會景舟擧事之時長坤為兵判也使息脚持小簡招之曰國有大事可即入來長坤蒼黃來到于景舟等所會之處列名入啓莫知其曲折至闕門外始知撲殺靜菴之議力護以為不可因為袞貞等所除去時運所關奈何奈何列名書啓曰臣鄭光弼等鄭時為首相故假名書之伏見趙光祖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專國為政動一世人心國事日非而在朝臣僚畏其勢熖莫敢開口圖勢可謂寒心請付有司以明其罪云云

上即使景舟啓以金謹思成雲為承旨南袞為吏判且陳晃機於殿庭將有拿致擊殺之擧景舟袞貞

入對事已急矣可鞫問請命囚承政院時政院全然
不知見勤政殿火光始覺有変直宿承旨孔瑞麟尹
自任注書安挺檢閱李構詣闕門外則勤政殿西庭
諸人明燭會坐尹自任進問曰宰相入闕不使政院
知之何也諸人目之不言而已沈貞自内趨出曰天
威方盛使闇入禁雜人小施威云以小紙與長坤曰
此人等急〻下獄蓋孔瑞麟尹自任注書安挺檢閱
李構應教奇遵修撰沈連源等也於是景舟等以可
怖可愕事恐動　上意速命金吾郎宣傳官捕系賛
李耔刑判金淨大憲趙光祖大成金湜提學金球承

旨柳仁淑朴世熹朴薫等拿致闕門直欲誅之李長坤至此始知其撲殺之擧力諫曰首相不知不可行資賊之事願請首相相議景舟有不然之色長坤固止之 上怒稍解鄭文翼(光弼諡也)始知其由蒼黄入闕反復論啓諫其不然言辭甚切至於痛哭涕泣至黎明先放孔瑞麟柳仁淑次放安珽沈連源李構最後放李耔俱削其職其餘皆不放釋靜菴諸人在獄中上疏曰臣等俱以蹤狂之臣幸遇聖朝欲吾君為堯舜豈為身謀天日照臨無他私意君門阻隔無由仰達一訴鞫問萬死無恨云云(靜菴諸人繫在禁府之夜月色滿庭諸人則別坐空

庭酌酒相款冲菴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月照人間自菴詩曰理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静菴獨不作詩但痛哭曰欲見吾君諸公相勉曰當從容就義何至哭泣静菴曰從容就義吾豈不知但欲見吾君吾君豈至如是耶終夜痛哭翌日聞處死之議始乃裕如也 上命趙光祖金淨賜死其餘皆杖流金謹思奪史官之筆奮然書之蔡世英（任其臺）在傍憤然進啓曰雖有罪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此等人有何大罪不與論斷也仍奪謹思筆曰此史筆他人不敢把也言甚慷慨景舟亦敢有言判下既下鄭文翼又力諫其不然且館學儒生數百人號哭闕門外聲徹大内儒生申命仁等昌言曰我儒生日出而會日中不為草疏何也命仁遂秉筆草疏諸生紛集書疏將上達為門卒所拒諸生慷慨發

憤排闥直入朴光祐被傷流血滿衣諸生或脫巾或被髮號哭聲徹大內 上下教曰諸儒排闥門直入前古所無之事仍命摘發治罪命仁挺身厲聲曰古者楊震被囚大學生三千餘人守闕號哭則有之殿下今日之事誠千古所無之事也疏頭李若氷被拿諸生爭先就囚如恐其不及也 以是上怒方解乃命趙光祖等四人杖流安置朴世熹等四人減杖付處鄭相復啓曰此人受刑又無更生請以短律照之因至 啓而蒙允趙靜菴竄綾州金冲菴竄錦山金自菴球竄開寧金大成湜竄善山朴世熹竄尚州朴江叟薰竄星州尹自任竄温陽奇服齋遵竄牙山景舟等潛啓罷首相以金詮為之南袞李惟清為左右相景舟貞為東西銓李蘋李沆為諫官

自相面議分等定罪啓趙光祖賜死靜菴之弟崇祖奔哭道旁一老

嫗自山谷哀哭而来問曰郎君何事哭耶答曰吾表吾兄故哭之嫗則何以哭之嫗曰國家殺趙恭賢人

死矣民不得爲生故是以哭之金淨金湜金球流絶島朴薰奇遵尹

自任流極邉其餘五十餘人或竄或逐李陰厓耔李

灘叟延慶鄭文翼光弼金慕齋安國思齋正國安貞

敏瑭金十清世弼申企齋光漢李琴軒長坤其首也

至辛巳秋沈貞嗾執義尹止衡削安瑭官職及宋祀

連鄭瑺之告変也賜死安瑭安氏一門盡被誅夷蓋

貞敏之子處謙與詩山正之叔之字乃無正字乎反權碩等

憤世門懷有去權奸衛士林之語祀連聞此言盜竊

處譴吊客錄告變以為謀害大臣陷入大罪且欲打盡一世之善類而祀連者安家之奴也歟良其子女之計也安貞敏之父敦厚年老衰耗以兄寬厚之婢重令為妾重令有女甘丁乃家蓄前所生也姓巧黠年十四五多有不道之語敦厚恐其有嬇閒之漸杖逐于白川渠之外家其後甘丁嫁白川人宋憐生祀連祀連長而出入於安家頗有才智安家親愛祀連如子爭祀連常懷毒害之心聞處譴之言自幸得計盜其吊客錄而告變可痛矣袞貞等鍛成大獄追論己卯之人

冲菴謫濟州賜死金大成自善山移配未及謫所賜死醉酒為奴所負逃未得受命醒後自縊而死於居昌按野史金老泉在道也抵三足堂金天休家三足昰於嚴事老泉以賤服拜於門下三足知之使奴傳語曰子何以苟且累及於人耶終不納之南溟曺植嘗語此事曰天休此事義則義矣無乃於情忍乎

若使天休見老泉則當握手悲慰曉以道理天理人情可得并行以平日分義窮蹙來安得不惻然於心乎天休之意終不解處云云　尹自任謫北青朴世熹謫江界皆憤懣而卒奇遵謫牙山時其兄逈奉母還鄉公與鄉人登高望之移配後事覺以越境賜死至丙戌間安老復用竄黜沈貞杖流李沆景舟金詮袞等已死故不得施罪蓋安老非為己卯諸賢也與謹思有隙故除此輩佯救己卯耳至癸未放赦己卯流配之人金球謫南海朴薰謫義州生還自菴其間母卒歸拜墳墓哀傷而卒江叟亦居憂哀毀而卒陰崖灘叟終身不復起文翼為安老所惡又謫南海丁酉安老蔡無擇

許沆等三凶法誅之後始得還朝未幾而卒 明廟
戊辰李退溪滉白 上雪己卯之冤追罪袞貞之徒
嗚呼天日復明於世也
乙巳士禍 丁未己酉并付
明廟元年乙巳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無子
明廟初爲大君 仁宗之舅尹任 明宗之舅尹元
衡馴成釁隙時金安老用事以保護東宮爲名欲傾
中壼之意奏放元老元衡兄弟及安老旣敗元衡復
用元衡謂任曰謀危國母任指元衡曰必傾東宮於
是大小尹之說盛行於世元衡反復媒孽外以易樹

之說傳播於路内以不利之語疑惑 文定時議莫
不危懼也至乙巳秋 文定下密旨于元衡使領相
尹仁鏡中樞府事鄭順朋戸判林百齡兵判李芑工
判許磁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入侍權橃李彦迪
丁玉亨申光漢亦承命入 文定御忠順堂南向坐
明廟坐於窓外仁鏡等入侍許磁進曰刑判尹任自
中廟朝素蓄異志到今多不自安左相柳灌吏判
柳仁淑亦有形迹兩司長官欲爲會啓而爲下僚所
阻臣等居宰相不可不啓請議處之 文定曰任之
兇謀始於 中廟之時近於内間亦有變故因知所

措長為滂沱今朝廷公論如此ㄱ實天地 祖宗默
佑也洪彦弼啓曰然則任可竄仁淑可罷瀧可遞仁
鏡曰朝議如此則不可大罪磁曰任之罪言之則死
有冈赦大臣之議既如此豈可不從瀧與仁淑罷哉
任遂竄宣傳官押送時獻納白仁傑與金磻宋希奎同
會于中學齊仁光準曰二三大臣為 慈殿所疑下
密旨于宰相某雖知彼之曖昧揆以時不容不然請
與合啓金磻奮然曰此非徒為尹任發也忠賢魚肉
其基於此矣宋希奎亦曰雖剮肉碎骨不可從也諸
人皆厲聲色詆齊仁光準知其不可為附於順朋輩

助此禍焉宋希奎諸人約言宻啓之非以日暮皆退至是休菴獨留啓之　文定怒召仁鏡等曰如無宻旨予之母子孤立而待亡乎兩司諫官盡爲罷職命囚仁傑任安置絶島灌與仁淑遠竄極邉兵判權橃上疏曰天灾時變終歲不止疾風大雨連日不已者此人等定罪太重故耳請還收輕處鄭順朋上疏曰殿下嗣位之日灌與仁淑付耳語曰當立何人旣有　仁廟遺教則以何心有此言也仁淑問　殿下賢否於李彦迪彦迪言英明特異任與三凶謀害國母豈有母厥子全之理哉得保首領足矣今橃之疏

極為寒心云々 文定召芑磁等下順朋疏曰 宗廟大逆卿等何救之甚耶向於内閭有変而吾不言之令陳之任遣書於仁淑誤失於内庭適為宮人所得其書曰判書亦聞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反之手云云判書仁淑也公反鳳城君也 芑磁等曰罪若如此請以死律照之百官曰三人之罪不罪臣等不敢輕議請自 上處分權橃又啓救之權公連夜草疏趂早趍朝家人泣諫皆麾去詣闕申企齋光漢遇公於路聞知公意愕然固止之不聽詣座書啓李晦齋彥迪見其草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徒甚不測何益盡抹去其危言公却坐抱膝長噫曰刪改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云云若使晦齋不刪而仍上其草則至於何境可畏可畏 文定曰卿等退去予當決之乃命柳灌

尹任柳仁淑等賜死安置李霖于義州霖前有政事
不可歸於女主之語故也罷權撥策仁鏡等三十餘
人時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啓曰桂林君瑠任之
甥也必知任之情鳳城君岏臣妻之切親也年雖稚
弱人皆稱美且與任最相親切請鞫問得使彦弼拿
問之瑠遁命拿三人家屬鞫問任之妾梅香曰任坐
庭中語瑠曰　上幼冲且有眼疾一眼有疾尚不可
况兩眼有疾乎當立汝爲王云云其子興義其婿德
應亦皆不勝杖供曰　仁宗大漸時任語鳳城君曰
若以問安入来即使傳位孰敢禦之云云與瀅及仁

淑同謀而其他不知住之長子興仁責叱其弟興義曰以
子誣父尚如此玉梅何足道也仍不服其弟興禮興
信仁淑之子希曾希孟希顏希閔濯之子瓚桂林之
弟珊子諟調詡皆不服盡為梟首於軍器寺前是年
冬始捕於桂林初則不屈亦不勝刑末乃服誅（桂林之迯
也兔山縣監李玟男捕得桂林之奴跟尋安邉黃竜寺土窟中獲之玟男以功超三資云云）鳳城
以刼為遠竄其餘尹汝諧鄭滋崔弘度羅淑鄭源李
若海李霖郭珣林亨秀金礎等三十餘人或以三人
之親戚或以朋友亦皆遠竄柰奉成還言於相知之
人曰柳灌為人豈至於謀逆耶凶徒聞之請鞫不服

而死朴光祐鄭希澄以中學會議之事拿鞫鄭朴皆死朴鄭皆被拷掠朴發聲痛哭曰杖火於股何以堪死之鄭不変顔色曰梓宮在近不可以痛楚之聲聞之就訊必向梓宮伏地李芑張目叱之曰若是則其有赦乎連施三次不服而卒盡沒家產無以斂之家人但哭於尸旁夜半都中人士收合錦帛三十餘匹而殮之曰勿問我輩反葬有三百餘人來哭葬所不道姓名而去 尹汝諧以下元衡主張害之蓋元衡與尹任怨侂日深而得罪於士林故芑磁之先鋒多殺忠良明胤為貪勳名誣殺無罪其罪又有甚於元衡輩也為元衡芑朋之鷹犬戕殺良者陳復昌其首也李無疆其次也至丁未副提學鄭彥慤進啓曰臣之女從夫歸全羅道臣送至良才驛見壁上有以朱書之曰

女主執政於上奸臣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云云世傳彥殼送女子暗使書之而有此啓云云文定召仁鏡芑磁順朋元衡等下彥殼所進壁上書仁鏡等啓曰此書非迷劣者所爲也近來邪論飛騰指人人爲証眠斥勳臣爲無功今見此書必出於此等人也仍列書應罪之人分輕重入啓曰厥初正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如此禍根尚在耳鳳城君岏李若氷宋麟壽圭菴林亨秀錦湖一罪賜死安置李彥迪于江界盧守愼于珍島丁璜遊軒于巨濟柳希春眉菴于鍾城金鸞祥于南海權橃于朔州白仁傑于安

遏其餘權應梃鄭惟湛李天啓韓澗安景祐李湛安世亨尹忠元宋希奎等皆投遠方許磁亦竄于此時許磁少學於金慕齋安國之門初有時望末與順朋元衡芑輩同事魚肉士林其罪與芑不可貳論然罪任濯之時獨以爲論以謀危宗社爲名爲過重之則其心小與元衡異矣其後漸萌悔心嘗自歎曰我其爲小人矣多稱疾避事與芑輩有隙及諫復昌爲司諫多害士林磁疏論復昌又語西親曰以乙巳事竟至錄勳心常恨之芑聞而銜之仍劾磁曰托以憂國陰護亡黨加罪遠竄死而容或有小赦前罪之道耶李晦齋乙巳之禍欵周旋陰救士林故不能直言迫於權奸作推官拷訊善類至於錄功郭珣被刑仰視晦齋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晦齋大悔仍與權奸立異竟得罪削功至是遠竄而卒宋圭菴林鐔

湖乙巳指為浮薄領首宋削奪林遠竄至是竟死李
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善人但行大事不拘於小仁
如建大室修基則雖有好花果不得不芟治也人皆
非笑之林錦湖死後李退溪常歎曰天下奇男子今
不可復見也丁遊軒盧蘓齋柳眉菴諸人以善類領
首乙巳削職至是皆竄安命世尹潔亦死於乙巳丁
未之間
安以史官修乙巳日記直言不諱見者語芑
芑指為護逆修史不宗拿鞫安裂衣書跡曰
自古無殺史官之事復昌卻而不受遂至被誅尹與
具思顏飲酒醉多發時諱之言思顏啓之下獄杖死
蓋復昌設宴滿朝皆會尹亦不得已而赴焉嘔酒於
復昌之衣人問其故曰奸人之酒不可留於腹中復
昌聞而啣之至於杖死
復昌崇逞前憾而主之
至甲子朴思菴淳啓黜元衡

於交河李芑白 上曰元衡有莫大之功他無可酬之事以其良妾子女許通為嫡 上可之元衡仍黜其妻以其妾蘭英為妻焉可痛可痛 百姓聚于街路詈罵投石至
有欲射殺者潛匿不出而死李栗谷珥曰元衡之姤
賢嫉能似李林甫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僭侈似梁
冀潛通宮掖似韓侂胄口密腹劒似李義府無君逼
上似賈似道明胤少有善名擢賢良科及薦科罷後
復着儒巾入塲登科不顧是非以發身為急初為奴
使於芑輩有奴主之稱後為父事於李樑有父子之
號白休菴仁傑甞曰明胤一身百千億化身也彥殼
墮馬足掛鐙間肉破骨碎成一肉泥而斃時人快之

曰報應之理速矣哉其任元楨數諫曰陳叔父之事於史策則后世之人謂之如何哉曰世人不讀古史況豈讀東國史乎聞者莫不唾罵之順朋其子礪數諫不聽後為柳灌之婢蘭香之所呪殺 宣廟丁丑始雪乙巳之冤哉朋輩多論存沒并削勳職竄逐諸人惟盧守愼金鸞祥柳希春生還不次擢用其時諸奸不得數其罪而誅之不勝痛哉 趙重峯憲疏曰成運逢其兄遇之禍藏於報恩李滉傷其兄瀣之禍而隱於禮安林億齡見其百齡妝貿而捿遲外服又如徐敬德金麟厚之絕意名宦曹植李恒之幽捿海隅成悌元身覩宋麟壽之慘禍婆娑末班詠諸終保李土亭目見安命世之赴市周遊海島佯狂遁世此莫非乙巳之禍所激也其禍之酷可謂有甚於己卯也退溪於尹任有所

(說話在於黃江問答覽者詳之)乙巳黨人李若氷之子洪男其父賜死之後謫於寧越其弟洪胤放在忠州己酉夏洪男通書于舍人鄭惟吉校理元虎變(鄭洪男之同婿元妻兄)曰舍弟洪胤性本剛厲與咸興術士裴光義往來相從推占滿朝卿相歷言吉凶其言曰廢朝之殺人極於甲子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安能久耶其怨懟之言不可勝記而且以尹任之婿其所締結者皆乙巳逆黨也自言與其亡人同謀舉兵余欲親詰而不肯來見又不肯答書人若有告变者則門禍又至於不測如之何處之則合於理耶欲以所聞自達於朝而 君

門遠如千里此外有善處無跡之道耶不能盡於筆端惟臨紙痛哭而已云云惟吉特此書詣政院進啓拿鞫洪胤及辭連人皆杖下自服其與某某同謀舉兵之事其庶弟後丁年十六其所引同謀尤多不識洪胤後丁之面而死者亦衆人皆痛惜李輝崔大視大臨大立大受李戊丁寅丁李夔崔順寯崔洽洪崙洪峴李唯成李福基康唯善金義淳淺松守彦成等四十餘人同死唯吉並給賞以兄誣弟禍及親知足可覘世變也　宣廟丁丑栗谷曰　上同乙巳並雪焉洪男上變之後忠州徒民崔賀孫者欲乘時冒功協取品官鄉會文書將欲上變爲人所捕卽告忠

州牧使李致挺因報于監司李濰濰杖殺之司諫
李無疆遂劾爲護逆拿濰濰死于杖下極寃云云

壬子士禍 癸丑禍付

光海四年壬子 宣廟乙亥之後沈義謙金孝元分黨右沈者謂之西人右金者謂之東人西人領首李栗谷珥成牛溪渾鄭松江澈朴思菴淳諸賢也東人領首許草堂曄柳西崖成龍金東崗宇顒諸人也己丑汝立獄起之后東人以崔永慶李潑寃死怨西日積辛卯柳成龍爲相以緩於攻西鄭仁弘李山海洪汝淳等擯斥成龍之黨自是以山海之黨謂之北人以成龍之黨謂之南人至 宣廟末年柳永慶柳希

奮崔天健金藎國閔馨男南以恭以北黨之人與山
海等有兩爭權分爲各立始有大小北之號及永昌
君㼁之生也　上微有易樹之意永慶等窺伺　上
意寧百官陳賀仁弘上疏言謀危東宮　宣廟怒竄
仁弘而永慶自此專權六七年　宣廟賓天光海登
位復用仁弘等以永慶謀危　宗社竄而尋殺之仁
弘爾瞻輩自此用事至壬子鳳山郡守申慄捕盜鞫
之甚酷盜之首金濟世者本以行丐漂泊於兩西者
也欲緩其死誣告前博士金直哉前監司鄭經世前
參議丁好恕等謀叛云云監司尹暄兵使柳公亮聞

于朝繫送直哉與判禁朴東亮詳卞丁好恕赴京日
月濟世語塞鄭經世以下得免直哉則不勝榜掠誣
招黃赫欲推戴晉陵君恭慶盖晉陵黃赫之外孫也
宣廟壬辰之後黃赫退居海西而直哉亦往來海西
之人故直哉出於濟世之口而黃赫又出於直哉之
招也及其獄成黃赫祖孫同時被禍錄勲申慄及公
亮等爾瞻山海輩緣此起獄復與希奮希聃等締結
使鄭造李惺為外援往嶺南嗾仁弘斥永慶而禍之
廢殺臨海仁弘等亦為錄勲自是專權傲成永昌之
禍癸丑春有鄭浹者與朴思菴之妾子應犀徐羊甲

之妾子羊甲沈承吉銓之妾子友英李清江濟臣之
妾子旽俊等作黨為盜時市井行商者徃東萊貿銀
而來至烏嶺被失其人追跟至禮州䖏泉字尋應犀等
告于捕廳捕將韓希吉捕捉繫獄鄭淶等在獄乞生
道於爾瞻爾瞻等抱作奇貨使李昌俊說之曰如此
如此則可以得生使之告變曰國舅金悌男扶永昌
君謀叛又誣引一時士類而武夫之有名字者亦甚
多淶之招云悌男曰他日若有事則當與遺教中諸
人共議舉事而節次當留其陵々行時先犯東宮次犯
大王傳國璽於 大妃其謀議從容直告云々前

判書申欽淵川君邉應星判書李廷龜櫓原君黃愼
錦溪君朴東亮判書徐渻韓應寅護軍金尚容佐郎
趙希逸判官趙緯韓校理沈光世皆因援引納招時
延興府院君金悌男適設宴而叅會者亦皆㴠入於
誣引之中諸人皆納招以與金悌男元無相親情誼
不好之由而得脫獨朴東亮之招言咀呪之事因為
諸賊藉口之資以此有議於后世為朴招曰潘城家婢景春侍衛
懿仁王后庚子歸大君房來言於朴東彥之妻曰先王疾崇在 懿仁妖巫數十人往裕陵大作咀呪之事
作 懿仁假像面上書 懿仁御諱云云聞杜功邑腐心非不欲小洩一天之憤而此事干涉於不敢言
之地故痛心隱嘿度日思與悌男豈有一毫相好之心云云東亮忽發咀呪之說以為諸賊嚆矢痛膽之

敎文曰朴東亮兄弟共謀裕陵咀呪之說金尚寯之招曰其子光爀有釜任爾拜之事渠責之曰逆賊在旁何以爾拜云〻 叅議柳潚啓曰悌男爲謀叛之首當賜死而不可告於 慈殿李漢陰德馨叅判吳百齡極言爭之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俱係三綱云〻傅曰悌男之謀逆與羣甲等表裡而相應合如一身悌男賜死璜遠竄永昌謫喬桐爲水使鄭沆所逼而殺之時年八歲嗚呼慘哉李白沙恒福李漢陰德馨申象村欽皆 宣廟托孤之臣也當永昌被禍之時漢陰見白沙歡合力爭之白沙曰大臣不可爲一大君死也爲永昌死則傷勇爲母后不死則傷義漢陰獨入爭

之謫吉州象村亦極諫而囚其子東陽尉翊聖納義女宝王以緩其禍放帰田里(自 上特指名而教曰當贖大臣會議曰亦當贖東陽不得已而有此權道云耳)鄭桐溪蘊以吏議上疏極言其骨肉之變疏曰 殿下值人倫之變終不得自由假手於一武夫其為聖德之累豈不大哉鄭沆逼殺使死使 殿下不能如大舜之處象不免為漢唐以下人君之處置未盡合理之帰不斬鄭沆恐 殿下無面目入於 先王之廟庭也云云謫南海以金悌男柳永慶韓應寅許頊謂之四凶以李元翼李德馨鄭蘊謂之三賊盖梧里力救桐溪故也至癸丑李緯卿鄭

造尹認等首發廢母之論緯卿之疏曰母后內蠱外通逆謀彰著母道已絶矣璣壬子爲賊所推戴凶謀敗露同氣之情亦自絶矣造認之疏曰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應之跡顯出亦多則得罪宗社而母道絶矣 殿下雖有母子之恩於 宗社顯有當出之義爲人臣者豈以國母待之乎云云 中松村景洛爲執義時亦趙言指以顛錯謬妄大乖倫紀言甚切直光海憚其正議遠之戮由是窮天酏毒未得大肆而中止屢年者蓋松村之力也終爲造認輩之所斥出爲洪州牧而死於任所可勝歎哉 凶議紛紛至於有以錮宮門之擧凶疏之初出也檢閱嚴惺搨前啓達曰疏語極是凶悖有不忍聞不忍語之言璣雖出於賊

口至於 慈殿乃 殿下之母也渠何敢肆其悖語無所顧忌乎辭氣慷慨至於溶下李白沙諸公所啓曰達極明正但辭氣之間未免有不平之意爲君危之嚴曰憤激之際自致不平禍福之來不暇念也館儒李安眞上疏曰 慈殿於 殿下有母子之恩於臣民有君臣之義子不可以絶母而臣不敢議之也請斬認造緯卿等皆被遠謫至戊午韓孝純閔夢龍李爾瞻鄭仁弘韓基仁李覺柳希奮李昌俊金質幹金闓韓纘男朴承宗丁好寬等五百四十七人合名上疏遂定廢母西宮之議宗親之疏仁城君珙爲首孝純率百官庭請

陳 大妃十罪爾瞻具草李慶全書之出置外處奏
於 天朝之議爾瞻主之直加廢黜不必奏 天朝
之論許筠金闓主之廢黜節目削去尊號還出玉冊
御寶沒後不擧哀不服喪以宦寺二人別監四人別
武士八人守之嗚呼豈忍言哉爾瞻纘男等相議曰西宮若在吾輩必有後患使白大珦率賊黨入慶運宮謀害 慈殿其夜初昏 大妃夢 宣廟來告曰賊黨今方入來不避則死 大妃夢覺而涕泣宮人問其由 大妃具以言之宮人曰 聖靈先諭必有所以小婢當替以待之 大妃從之暫避苑中賊果入來方搜而害之君臣上下皆不知獨朴承宗聞其事急率下人往西宮盡為追逐之由是大珦不得窮探而出 大妃之免禍宗承宗之力也收議於中外諸
臣李白沙恒福奮筆抗言曰為彼也妻者為白也母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春秋子無讐母之義云云謫北青鄭弘翼金德諴李愼義吳允謙金權李時彥權士恭李文賁亦獻議立異而竄諸人之中鄭弘翼李愼義權士恭之議尤爲正大洪漢雷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趙慶起亦上疏請斬緯卿造謀三賊之罪皆被遠流諸人之中金孝誠鄭澤雷之疏尤爲直切武弁知吳廷邦獻議曰臣無識一武夫只讀史畧初卷其中有烝烝乂不格之文云云 幼學趙漫獨疏言 大妃爲 殿下之慈殿也母子恩情天賦之常理寂寞深宮與鬼爲隣雖隔天日三月于茲矣先王所以

大妃托 殿下者不敬如是耳臣求之古史以子廢母未之見聞也云云 謫臣濟李梧里元翼鄭寒崗逑亦皆獻議立異李竄鄭削鄭踈曰 大妃誠有非處然云云人多惜之柳永慶申欽韓應寅許筬朴東亮徐渻韓浚謙以受命七臣謂之七賊李廷龜尹昉金尚容李時彦宋英耉以不參庭請謂之八奸李時發金瑬李景稷洪友敬朴瀰柳頔申翊聖金孝誠朴東善尹衛俊亦以不參庭請謂之十邪義昌君珖宗室之親抗義立異故目之以八奸十邪之首其餘不參庭請者具宬吳百齡諸人而不可盡錄閔馨男金藎國自謂

名流而參庭請鄭庸敬尹新之徐景霌其父則不參
而參之李德洞不參庭請而參定節目之會人以是
短之柳根在〻舍未參庭請時議目之八奸恐其禍
及仍駕上來參於定節目之會人皆掩口矣
大妃出宮後延興府夫人爲婢於濟州其兄弟子侄
一皆誅夷延興之禍可謂慘矣至癸亥反正復位
大妃盡誅逆黨而韓孝純閔夢龍已死於前不得正
其罪而誅之可勝歎哉朴承宗遁走飲藥而死正言洪
鎬者爲承宗請褒其節請壓
滕來昌咸咀呪之獄請令軍兵圍守西宮其罪去甫
聽幾希矣鎬之請褒其節者何言也世上或有如此
義理良可寒心自癸亥之後說話不欲謄之而前既
書之故依前謄之而柳於于堂既而伸雪致祭賜諡
則点抹可矣癸亥之後參判柳夢寅自謂守節至柳
孝立之獄起辭連拿問柳日近在西山作孀婦詞誦
而供曰七十老孀婦單居守空壺慣讀女史傳頗知
妊姒訓他人勸之嫁善男顔如槿白首作春容寧不

婗睛粉云云李延平貴曰武王伐紂立箕子微子則其可有伯夷叔齊守柳語屈仍死於獄中以洪鎬看之夢寅之節又高於宗也極為可笑也已

承其時黨逐諸人皆被還朝獨漢陰白沙已沒於其間不復見乾坤之再闢天日之復明惜哉東陽尉申翊聖日記曰丁巳秋李乾元韓補吉相繼上疏百斥　大妃是年冬鎬徒金闓元悰八慕謀事李覺鄭造尹認直發廢逆之議戊午春光海以諸疏封下政院議首相奇自獻先為獻議曰毋后不可廢極言前古已行之跡明其利害成敗之義諸議未竟三司論自獻忘君叛逆之罪請安置自獻見吏報收覽諸議歎曰逆臣若有數十輩持正論者可以冀回天心如金尚容一隊不能抗義也耶遂肩輿而出是日收議百僚惟金權鄭弘翼金德誠李愼義權士恭諸人中奏廢黜之非義〻昌君珖鄭昌衍李廷龜尹昉及翊聖皆以病不得出不能獻議如李光庭權盼平居大言者而皆回互依阿物議鄭之白沙亦在田間獻議極陳廢母之非時議大咻請斬奇李之跡相繼而起云云以此觀之奇之向

日鷹犬於山海之罷到此可赦而晩節極可
尚也而渾入於甲子亂斬之中可勝究哉

己巳士禍 與龍門問答參看

肅廟十五年己巳初 孝廟之喪宋尤菴時烈同春
浚吉議進 莊烈王后之服定以次子期年之制蓋
昭顯之喪 仁廟旣服之以長子故 孝廟雖承大
統宗爲 仁廟之次子故也時首相鄭太和曰於禮
亦有可徵之文乎尤菴以儀禮賈疏四種說而不正
之說禮記父爲庶子不服三年之文證之鄭相搖手
止之曰凡邦家之事雖小後必爲大安知他日小人
乘機害之也尤菴曰然則抑有一說 皇朝之制不

論長子衆子皆服期年以此爲定則得無合於時王之制耶鄭喜曰果若是則好矣仍依　皇朝禮定進碁服制矣（甲寅以後禮訟方起尤翁爲罪首時鄭相之子載嵩上疏言其父初無此等說故尤翁於造言之科蓋恐禍及於其父故耳然其父真有是言而其子掩之歸惡此皆後輩之伎倆也柰何柰何柰何柰何）不幸有尹鑴者乃發三年之論其黨許穆尹善道和而唱之將網打一邊之計甲寅　仁宣之昇遐也賓廳會議諸臣因己亥之禮定進仲子婦大功之服金萬基金壽興閔昇重南龍翼金錫胄等以其所献議者皆被罪黜於是南徒齊聲並起攻斥己亥之禮又發遷改寧陵之議蓋己亥大喪王躰浮氣異

於凡喪以國力猶不得廣板不得已而議用附板尤
翁與首相鄭太和議用之也世之不知者或曰端拱
而斂故用附板其亦不知而妄言者也{禮有諸侯一百二十八稱
之文故依禮襲用故禮耳}南人至是有遷陵之議者外雖托之以
地理之不利其宗發棺有附痕則執此為罪尤菴之
計也當 肅廟嗣位之後鑴穆積絅守遠輩專權締
結楨柟謀危 宗社竄尤菴於巨濟旋發告 廟之
議至庚申鑴積伏法午輩小沮尤翁自巨濟還至戊
辰 景廟誕降南徒復起請速定 元子位號更判
南龍翼以為中宮春秋鼎盛不可早定位號被罪遠

黨尤菴亦上疏言 元子誕降之辰即國本已定之日不在於位號之定不定正后有慶先事周詳之慮也云云 肅廟遽發天怒尤翁遂有濟州之竄先是有尹極者其父宣擧身有江都之累而悔過改跡出入於金慎齋集之門末復中毒於鑴便成別人尤翁責其交鑴則曰已絶之及其臨死抵書於尤翁薦用鑴穆云矣至是徒太咸將有禍及尤翁之慮拯又出入尤門者四十餘年父以事之恐其禍延於己自生角立之請其父墓碣於尤翁而並呈其父之遺書尤翁始知宣擧之不絶鑴撰碣不稱其意極絶尤翁仍

附南徒已成尨翁之禍南徒自此用事以巳亥禮說
謂之欲奪　仁祖之統或曰貶薄君父善道之說或曰卑
主貳宗鑴說以春秋大義謂之誤覆　宗社或曰　孝
廟之世可謂亂代穆說或曰句踐誅矣延廣妄矣宣承之說
以元子位號之事謂之不滿於　元子之生或曰動
搖國本或曰謀危　元子己巳之說也諸南律以死罪卒至
楚山之禍以文谷金壽恒謂之伺　上動靜窺覦於珎
島仍雪庚申之獄而追罪光城金萬基清城金錫胄
如光南金益勳完寧李師命皆窺覦逐尋死之蓋文谷主吳始
壽之獄光清主庚申之獄故首被其禍者以是也　以至有四月二十四日之

變又有點亨牛栗兩賢之舉嗚呼尚忍言哉權大運閔黯睦来善等締結希載欺蔽天聰於外禧嬪蠱惑上心於内釀出廢后之變而只有暫時伏閤半日庭請之舉其罪有浮於戊午之甯瞻耳可勝誅哉判書吳斗寅參判李世華應教朴泰輔上疏極言其不然其疏畧曰母后 先后所親遴以托我 殿下者而殿下之所共經 先后之喪者也若念 先后當日撫愛之篤則豈忍以廢黜之意加之哉不意 盛明之世有此傷恩害義之舉也云云吳受刑三次竄西至坡州而卒朴壓膝火刑竄南至果川而卒尤菴

文谷次第受禍同春諸賢亦皆追罪教官李箕洪儒生李綽等亦上疏辨誣皆被竄逐其時事復何言也至甲戌天日復明還復　坤位伸雪己巳諸人奸仵狼貝希載無所逃罪則凶小南九萬柳尚運尹趾完輩繼踵而起稱以保護　東宮力扶希載至於辛巳獄起而猶且衛護多有不利於　仁顯之跡自是极孽漸盛殺忠良於辛壬謀凶逆於戊乙噫時運所關謂之何哉

辛丑士禍 辛壬本末畧而又畧與龍門問答取以互看可也

景廟元年辛丑自　肅廟辛巳　景廟有疾 禧嬪之罪死也

景廟就訣之不覺之中以足擊其下曰吾死汝生何爲 景廟氣塞疾祟源於此云云至庚子
嗣位之後 聖疾添加無復有螽斯之望故有予之
有疾之意明示中外之教當此之時三宗血脈惟我
今上在 宗社之托捨而何適臺閣正言李廷熽健儲之
疏大臣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聯劄之請宗出於 肅廟遺
意 仁元大妃之下教代理之請趙聖復上疏亦出於
景廟左右可乎世弟可乎之教令謂 景廟無疾健
儲不可則其心所在路人可知也建儲命下之後忙
忙急急之疏出於鳳輝代理命下之後潛入之舉冒
嬪之疏出於泰耉標信輕下之說此諸傳禪之語出

於錫恒代理已定之後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文出於泰億虎書之上勿出朝報之言宮人獄起出付有司之請又出於錫恒　聖疾沉重之時忌諱朝廷使人莫知之計出於先佐大漸之后喋血禁庭懷刃鍾巫沙丘擁立之文出於一鏡持入銀籤子之擧出於維賢誰知蒼黃半夜遽承凭几之音之文又出於泰億　聖上登位之後請復誓金姓人之疏又出於一鏡噫內以　慈殿歸之惡名外以　聖上視作逆魁其建儲諸臣還為技葉也嗚呼其時事尚忍言哉人或曰辛壬忠逆之分在於　聖疾有無之辨此固似

然矣而猶未然耳 景廟無疾而有嗣續之望則
大妃之教誠過矣大臣之請妄矣然旣以建儲代理
而君臣之分已定則其誣欺肆辱小無顧藉者是不
爲凶逆之已覩者乎豈可但曰 聖疾之有無也此
事本末詳欲言之日亦不足矣只記大畧如斯而已

壬辰事畧

嗚呼大明之亡今爲二百有餘年人之不知有大明
幾矣我東方草木昆虫亦莫非帝德而旣莫知有大
明則 神皇之恩亦安得知之也至丁丑南漢事誠
千古之大變也天下盡爲髡醜之域而顧此東方一

隅能免左袵之帰者是誰之功也當時若無尊周立節之士不知吾以高冠而坐談禮義於今也時移世遠人不知其忍痛含冤之義則背恩棄德而世皆滔滔矣余爲之記壬丁事畧使後之人不忘 神皇之恩而亦不忘尊周之義也 嘉靖乙卯倭賊來冦湖南防禦使南致勤金景錫等擊破之至己丑閔伯平秀吉使義智玄蘇等還我國被虜人仍求和親庚寅遣黃允吉金誠一許筬同義智等使于日本及還秀吉報書曰余伐叛討逆異域遠島悉帰掌握爲能盍〻久居此乎欲一超大明貴國若黨乎我國則可修

隣盟云云允吉以爲倭有必叛之狀誠一以爲倭無
必寇之患李山海力主誠一之論柳成龍力主允吉
之論朝議紛紜便成黨論　中朝客商陳申商於日
本還言平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爲先鋒而關伯親率
大兵五十萬大將一百五十員共計百萬以壬辰三
月初一日傾國而來父子兄弟不許一人留家云云
　中朝聞之皆以爲疑獨閣老許國揚曰朝鮮禮義
之邦決不如此今聖節不遠第覘使臣之來否也及
聖節使金應南等至許閣老探於中路聞之事狀乃誦
言于朝羣疑稍釋壬辰四月倭寇大擧入寇十四日

賊陷釜山十五日賊入東萊府使宋象賢(泉谷)死之賊分四隊一循洛東而上一直向黃澗永同而來一直向鳥嶺而來一以舟師直向湖南而來賊勢大振向風無敵以柳成龍爲檢察使調發軍丁先以李鎰爲巡邊使拒賊於鳥嶺又以申砬爲都巡邊使自後行軍鎰至尚州爲賊所逼敗走從事官尹暹朴箎皆沒砬至忠州遇鎰以鎰爲先鋒從事官金汝岉力主徃距鳥嶺俟賊入谷兩旁使擊可以取勝砬曰彼步我騎迎入廣野以鉄騎蹙之蔑不湯濟矣不從其計賊以潛師踰嶺左右挾擊我師大敗砬以單騎至江岸

彈琴臺賊追至砬與金汝岉赴水死鎰仍爲遁走申砬
敗軍之狀至大駕即日西幸光海受監撫之奇向伊
川留右相李陽元守京城以金命元爲都元帥以申
恪爲副元帥領大軍陳於漢江賊至我軍不戰自潰
城中人民相聚爲盜刼掠貨財都下大潰陽元鷺渚知
不可守出走楊州賊遂入據城中焚光化闕節度使
申恪追至 大駕謁松京以恪爲防禦使留屯臨津恪與
劉克良遇賊敗沒全羅監司李洸忠淸監司尹國馨
各領道兵而來全羅監司亡其士卒只率軍官三十
餘人分路以進先鋒白光彥遇賊於龍仁敗績大軍

一時潰散李洸初無赴難之意光州牧使丁允祐力言勤王之意洸不得已至公州聞京城不守即爲罷兵至是再起而兵潰自釜山至平壤無一壘守之者國事至此可勝痛哉清正入北道擄臨海順和兩君及宰臣金貴榮黄廷彧(芝川)等京輔之賊掘　宣靖兩陵其時事尚忍言哉光州牧使權慄至涬洲大破賊師延安府使李廷馣守城不下全羅水使李舜臣以舟師累挫賊鋭其外建功者亦多京畿之南彥經慶尚之金沔(松菴)郭再遇(忘憂堂)全羅之金千鎰高敬命(霽峯)忠清之趙憲(重峯)江原之僧惟静皆起義兵其餘不可

殫記郭再遇累有奇功賊稱紅衣神將軍高敬命起
義之時移書責巡察使李洸逗留之罪及其死節李
噍之以衆暗行師軍潰而死其子從厚以復讐將亦
沒於晉州之戰金千鎰與崔慶會及黃進李宗仁等
皆死於晉州趙憲庚寅間上疏豫言壬辰之變人皆
以為狂生謫吉州至此放還及起義七百義士同日
死於錦山之戰惟靜自金剛師僧軍向西勤王 大
駕西遷請救於上國時訛言或傳朝鮮與倭奴同叛
佯為假王向導而來 中朝送崔世臣托以審賊至
平壤諦視而歸 宣廟至義州賊勢益逼移咨寬奠

堡願率宮嬪內付於 上國遼東巡撫使郝杰稟報曰朝鮮爲賊敗遁突爾來奔拒之則栖倚無所納之則事躰非輕云云兵府尚書石星以爲先諭朝廷之意於朝鮮使知來奔則復國無期宜據險阨以待天兵之援若國危固奔情難盡拒宜令容納云云訛言未熄 中朝之疑猶未釋更送黃應暘審視本朝本朝以前後倭書示之應暘撫膺涕泣曰爲上國忠誠如此而代受兵禍哀哉歸而備陳甚晰 中朝之疑遂解請救於 上國之策李恒福李德馨兩人至之及見求救之使兩人爭之朝廷以德馨爲人沉靜送之德

聲臨發恒福解驂贈之德聲泣誓曰若不得天兵更不渡鴨綠江索我於重泉之下及其請援三日三夜痛哭聲不撤口中國之人無不感動内附之計李恒福主之 大駕自平壤至義州羣臣逃亡者過半到宣川前領相俞泓松堂告於路旁 上不答三告其歸 上曰須無君臣之義其去其駐任意爲之泓因告而歸到義州羣臣從者不過五六十人 天兵不至賊勢益急恒福力主内附之計而 上意遂決願從者不過二十八人國事至此尚何言哉内附之議一論或非之盖宗社爲重君次之移朝鮮一步則非我有也其於社稷何 宗廟何當依唐肅宗故事戮力圖復不成則死

猶未晚豈徒從君內附拋棄數百年宗社之地乎此論非不是也然當此蒼黃之時豈忍捨其君而反於路哉在龍灣諸臣當以從君為義理在遠諸臣當以圖復宗社為義理負帝投水陸秀夫之義理也圖復宗社不成而死張世傑之義理也若世傑同在帝舟則未必獨生圖復宗社也此義甚明且夫君臣父子當並力戰守死於宗社之地此今古不易之義也鰲相所以力主內附之計者何也若以內附之議為之非則可也以不從君之議為之是則此說甚明云云 中朝遣遼兵三千副摠兵祖承訓領之遊擊將軍史儒為副七月渡攻平壤賊史儒毀城而登為賊中丸而死承訓亦被創而傷軍遂大潰仍捲還我國大震又請 中朝冠蓋相望又遣遊擊將軍張奇功發蜀粮兵到義州以濟運餉叅將駱尚志領兵又使沈惟敬入平壤與行長

約限城外四十里立標毋得出掠而大兵猶未出
朝廷又遣鄭崑壽申請大兵　天子始許之以兵部
尚書宋應昌爲經畧以都督李如松爲提督以副摠
楊元爲左協大將副摠查大受孫受廉叅將李寧遊
擊將葛逢夏等咸統於楊元以副摠李如栢中協大
將叅將任自強李芳春高策錢世楨戚金周弘模方
時輝高昇王問等咸統於如栢以副摠張世爵爲右
協大軍祖承訓吳惟忠王必迪趙之牧張應种駱尚
志陳方哲谷燧梁心等咸統於世爵以方時春爲中
軍以李如梅李如梧楊紹先爲先鋒以王維翼王維

貞爲叅將以韓宗功爲旗鼓將以劉黃裳袁黃爲贊
畫使以艾惟爲督餉將衆四萬三千繼出者八千給
銀三千兩令買弓矢又給火藥五千斤以助軍用癸
巳正月提督李如松率三恊將軍進軍平壤城下賊
出據牧丹峯如松以一枝兵若仰攻賊昇高放砲衆
軍引退賊踰城追之天兵棄旗而走賊爭取之如松
回擊之督三恊將軍陣於七星普通含毬三門之外
如松自率百餘騎迫臨城下指揮諸將齊放火砲聲
如雷霆烟焰漲天如松鼓諸軍昇城賊以放炮火石
拒之大兵稍却如松手斬㤼退一人挺身直前曰先

登者賞銀五十兩副揔兵駱尚志持長戟聳身起城
以石中股而不動諸軍鼓噪從之拔賊幟立天兵旗
麾張世爵攻七星門撞碎城門而入李如松入含毬
門楊元由普通而入乘勝爭前焚殺幾盡救出本國
男女被虜者一千二百二十餘人行長等走入練光
亭土窟中從穴放炮天兵死者相継如松使人諭行
長曰以我之兵足以一舉殲滅而不忍盡劉人命開
爾生路爾可速領諸首來聽約束行長曰我等當退
請毋截我後如松許之夜半行長率諸衆遁去黃州
判官鄭燁絶行長之後斬首甚衆三月如松進開城

府賊望見天兵皆遁去天兵追擊大破之松京之賊
皆遁還京城天兵渡臨津我國防禦使高彦伯亦會
至坡州賊出數百人陣彌勒院副摠兵查大受擊斬
之額速進兵如松與麾下精兵勇馳出踰惠任嶺賊
衆擴礪峴如松進前賊兵佯敗而走誘入泥淖中賊
揮刀進斬勇士八十餘人又欲害提督標下將李有
升以身捍蔽而死如松堇以身免俄而大軍齊至賊
見而走四月至京城賊捲回五月至忠州聞尚州賊
燒屯遁去乃踰嶺到聞慶沈惟敬宋應昌初與行長
請和久在倭營聽知大將踰嶺恐阻和事使人禀提

督留軍奏聞撤軍八月班師釜山還兩王子及拘留
宰臣 中朝送銀三千兩須賜本朝有功者又賜山
東粮十萬石以濟軍餉 大駕還都癸巳八月宋應
昌沈惟敬力主和議請冊封關伯 天朝命封秀吉
為王使沈惟敬偕我國陪臣黃愼入日本秀吉大不
以禮待兩使空還惟敬行事卸悖全失軆皃人皆非之愼持身不苟事皆正直諸倭亦
皆敬之不辱國命其節行足以永垂於竹帛本朝以此奏聞 天朝拿惟
敬再發兵討之丁酉正月賊清正等蔽海而來朝廷
奏聞告急 中朝以楊鎬為經畧以邢玠為提督以
麻貴為摠督統宣府兵一千副摠楊元統遼兵三千

吳惟忠統南兵四千遊擊將牛伯英統密雲兵二千
陳愚忠統延綏兵二千咸統於玠時統制使李舜臣
被拿元均爲代與李億祺敗死（元均死後舜臣復爲統制使）賊乘
勝進逼摠兵楊元不能敵遂遁去接伴使鄭期遠府
使任鉉等死諸賊駈驟畿輔京城震怖楊鎬聞之自
平壤兼程疾馳入京城招諸將責不戰之狀與麻貴
定計抄勇兵迎擊之密選各營丁壯二千使解生等
十五人送于天安擊之解生等遇賊於天安稷山之
間進擊大破之又遣二千騎爲後援遇賊於振威稷
山之間與解生合勢擊破之賊皆捲退時城中一空

百官荷擔而立稷山捷報至京城稍安沿海數十邑
皆為賊有楊經理使邢玠先攻清正斷賊左臂自領
大軍南下麻貴高策諸將所領兵合四萬八百餘人
到義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我兵哨探不如鮮人願
與之同探德馨厚償降倭余文辱使往探清正等所
在之窟詳細圖之以來經理喜三路進軍夜半麻貴
先到蔚山以擺賽為先鋒率勇銳千餘薄城楊登山
亦來屯近地為聲援賽佯退賊追之賽回軍與登山
合擊大破之經理與提督促兵俱進躬自督戰鼓噪
奮擊聲動天地火箭俱發風迅火烈亂燒賊幕賊衆

大敗走入島山經理與提督上島山齊舉督戰德馨
稱謝經理笑曰此是　捷看我勦滅諸賊遂督三路
兵進簿島山士卒蟻付仰攻城堅不得毀砲丸如雨
遂退軍塡城下井泉四面堅圍城中無水每夜汲水
我國別將金應瑞埋伏井旁取及倭一夜所獲甚多
賊致書請和經理不答時雨後風作天氣寒慄士卒
戰馬不堪飢凍且諸處賊六萬餘人一時來救經理
謂德馨曰城險難拔救兵勢大計將安出德馨曰清
正圍在孤城乃天也此舉一失後畵未易經理曰累
日攻城兵多損傷不得不觧圍而退再畵後舉令各

撤還祖承訓在箭灘未及撤還爲賊所逼死者千餘
人賛畫事丁應泰誣揖楊經理多損兵馬匿不以聞
又揖邢軍門且揖我國與倭交通　中朝遣使責之
楊經理削職回去邢軍門仍留本國以萬世德爲經
理朝廷還李元翼卞誣楊鎬又見李恒福李廷龜卞
誣本國事情削職丁應泰經理萬世德分兵四路大
舉征之提督麻貴主東路而統十二將董一元主中
路而統九將劉綎主西路而統六將合大將三十員
衆十四萬二千七百餘麻貴以鮮生爲先鋒攻清正
於蔚山麻貴率三千兵埋伏於路旁楊登山率六千

兵趁蔚山提督下營於富平驛擊賊大破燒盡粮草

我國别將金應瑞亦攻東萊之賊破之諸倭爲屯守

之計日出兵挑戰堅守不出　天兵近城則放丸如

雨提督率陣佯退誘賊〻猶不出且聞中路董一元

之兵不利方有憂色時閔伯死賊撤還故遂引軍退

董一元攻泗川之賊永川諸賊聞皆焚寨而逃提督

留七日不戰我國將官等固請決戰提督以步兵二

千馬兵一千授鄭起龍爲先鋒親率四千兵直抵泗

川城下擊破之是日盧得功先登中丸而死翌日提

督逼之彭信古軍中火起軍亂賊乘亂擊之提督董

以身免死者三千餘人提督夜走陝川收散卒欲劃
營彭信古誑之曰鄭起龍亦敗軍而沒提督卽撤營
回星州提督及茅國光欲與賊連和報軍門軍門大
怒曰勿復言和提督謀再擧而賊先撤去故遂回軍
劉綎攻行長於順天提督祭旗會盟　天朝諸將及
我國議政李德馨接伴使金睟都元帥權慄巡察使
黃愼入樂安之路王之翰李　領八千兵同李時言
入求禮之路提督及李芳春領兵萬餘同李光岳入
順天之路察行長之出薄城遮截埋伏二千餘於中
路約於行長進住草舍時放鴿兩路齊攻行長出海

農倉未及草舍望見軍勢甚盛持疑不進俄而軍兵放鴿東路兵遽進放鴿行長驚走入城提督促兵追趕賊不敢出城水軍都督陳璘亦率舟師來屯提督備雲梯飛樓炮車搬運城外大張鼓吹水軍亦瀰海而來吶喊砲銃聲震天地諸賊錯愕不能定息提督發兵攻城王之翰先登賊從城孔出釼斫之 天兵死者四十餘人不得進而退提督麾衆而進賊丸如雨 天兵多死三軍氣沮又聞董一元兵敗之報決意回軍李德馨固止之提督佯許而軍情已動叅政王士琦在南原遣人止之提督不從以王司呉書四

將三萬餘兵屯順天提督密與行長約和使賊悉
衆而還入其城取行長所留首級及並殺我國被擄
人以充首級大書西路大捷四字飛報軍門人皆不
直之陳璘率舟師挾攻順天之賊與我國統制使李
舜臣攻水柵斬馘甚多陳提督與劉提督絰相見陳
以速戰為愈力言之劉不得已從之陳提督乘潮大
戰而劉撤陸兵陳憤曰我寧為順天之鬼不為撤還
連日進攻無不大捷統制使李舜臣先導出前洋擊
賊大破焚其船五十餘隻焚溺死者不可殫記賊悉
船來戰於觀音浦戰酣行長棄船脫去外洋提督之

兵鏖殺賊圍李舜臣數重提督率輕船直入犯圍救
之賊遂退又圍提督跳上船頭　天兵以銃砲刺其
脅賊船鱗集於提督船下仰放鳥銃提督令諸軍依
干俾而伏諸賊又一時挺劒而上　天兵以長劍俯刺
之墜水死者甚衆賊勢益熾　天兵出死力迫戰提督
揺鋒收軍船中寂然無聲賊疑之稍却　天兵一時
發噴筒於賊船火烈風猛賊船數百一時燒盡海波
盡赤賊之燒溺死者不知其數舜臣見提督被圍衝
圍而進合力血戰遇賊船甚高上有被金甲者督戰
舜臣射中金甲者諸賊咸來救之提督因此得出舜

臣合勢發砲擊碎其船餘賊褫魄燒焚殆盡賊大
敗翌日舜臣又督戰中丸死將死謂副將匿不發喪
吹角督戰追燒賊船提督望見統制船上士卒爭取
首級曰統制必死問之果然遂大哭顛倒者三行長
自外洋逃歸故提督亦不追之仍振旅而還初陳提
督之來也舜臣迎勞軍便有小捷輒歸功於提督提
督至有以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等語奏之
前後數十餘捷殺賊計以十萬蓋水路之賊不敢猖
獗者舜臣之功也 贈謚以忠武公 己亥五月軍門以下諸將
官皆回經理及提督留住京城庚子九月皆撤還張

國忠馬世良鄭子龍史儒楊萬金馬世隆李有升盧得功等八將皆戰亡於我國沈惟敬李宗誠力主和議論以辱國下錦衣獄三年論棄市丁應泰以誣陷本國削職為民石星初排衆議出兵来援末聽沈惟敬之議力主和議瘐死獄中藴應官伸救惟敬削職楊元以不救我國將士之死潰圍而走被繫梟首遼陽之市天將前後来援者二百七十餘員前後兵十四萬二千餘名留兵二萬四千餘名共計則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粮十萬餘石銀四萬餘兩

丙子事畧

萬曆己未經理楊鎬分四路兵擊兒奴哈志敗績潘崇顏竇永澄等死之都督劉綎率我國之衆擊之綎

及孫一琦劉松等並死我國將金應河力戰亦死元
帥姜弘立與金景瑞降虜而叛景瑞後潛爲日記送本國爲弘立先發被
害於賊虜甲子李适之亂其黨韓明璉誅其子沈逃入虜
穴以爲我國盡殺弘立一門誑誘弘立至丁卯誘賊
入寇夜襲義州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被殺又陷安
州兵使南以興牧使金俊自焚死 上避江都 世
子分朝全州送弘立三寸姜絪及其妾子於陣前弘
立知其宗黨之俱存始生悔意虜亦爲弘立所誘而
來春夏之閒遼水大漲進退唯谷送弘立及其所妾
胡奴之文講和而歸主和者參判崔明吉斥和者大

諫尹煌也己巳 上國以熊廷弼代鎬〃瘐死獄中
是年兒奴哈赤號後金國汗衣黃稱朕陷瀋陽遼東
朝廷以袁崇煥代熊廷弼大破虜酋盡沒其軍兒奴
哈赤憤恚疽發背而死庚午奴賊入寇以崇煥不能
防禦磔殺之是年兒奴哈赤第二子洪他時立壬申
仁穆王后之喪胡將稱以吊祭來探國情掌令洪
翼漢館儒尹宣擧上疏請斬虜使胡將聞而逃歸時
崔明吉請送和使校理吳達濟修撰尹集上疏請斬
崔明吉領相金瑬亦主和議深排吳尹之論丙子春
同知李廓僉知羅德憲使於虜往瀋陽金汗洪他時

僭稱皇帝國號清勑廓等叅賀廓抵死不從胡奴敺
碎廓等盡破衣冠廓終不屈漢人見之至有垂淚者
廓等將還汗付荅書〻稱皇帝廓等稱以馬病任重
留置胡書而來平安監司洪命耈以廓等不以嚴辭
峻斥受來僭號之書馳啓請梟示吏判金尚憲姑請
拿來詳問 上從之丙子冬都元帥金自点自謂今
冬虜使不來或言賊來則怒不來則喜送軍官申榕
於義州察其形勢到順安賊已遍滿平安監司並以
單騎馳入慈母山城榕回報所見自点謂之妄言欲
斬之追送軍官又回報急自点不得已始啓之盖賊

之渡江不顧城鎮稱以講和急如風雷而邊臣狀啓
賊皆奪取故朝廷漠然不知金自点至兔山賊兵大
至自点棄軍以单騎上山而走從事官鄭太和發黃
入衙中使禦營炮手一時放丸賊兵小却平安監司
洪命耈與兵使柳琳欲同時進兵琳不肯命耈欲用
軍律琳不得已從之兩人自此不協至金化欲與琳
合陣琳不從又有逗遛之意命耈曰君父迫在危城
寧進死不可退生發軍前進及其敗沒琳及李一元
坐視不救自点狀啓来後朝廷始知的報廟議將入
江都以沈器遠爲留都大將　大駕出南門賊兵已

到洪濟院 上還入城大將申景禎出鎮慕華館先
遣將官李興業領八千騎迎擊之將官以下過飲杯
酒無不沉醉行到昌陵越邊爲賊盡沒只餘數騎
大駕自水口門入南漢山城崔鳴吉自請往見胡將
問其深入之意答以貴國無故渝盟更爲約和而來
云云賊兵隨後大至圍城數重中外不通賊之始來
形色如鬼馬皆瘦困諸將惶懼不敢出戰不勝痛哉
馬胡請送王子可以爲和朝廷以綾峯守爲假啣王
子以兵曹判書沈諿爲假啣大臣出送虜陣諿以爲
雖蠻貊不可欺謂胡曰我非大臣彼非王子馬胡怒

曰東宮若不来不可爲和領相金瑬左相洪瑞鳳及
金藎國李聖元張維等請送東宮於虜陣且請稱皇
帝 上不從禮曹判書金尚憲大言於朝曰吾當以
手刃斬此建議者誓不與共戴天日金瑬始覺其非
詣闕待罪崔鳴吉請以牛酒送于虜陣虜言軍中日
擊牛餘酒宝貝如山何用此物汝之君臣久處石窟
飢餓已久自可用之遂不受城中日望援軍寂然無
形忠清監司鄭世規洒淚忘死而来陣廣州爲賊所
敗尼城縣監金弘翼藍浦縣監李慶善俱死於賊世
規落於絶壑而得生江原監司趙廷虎聞變之初即

與營將柳井喆来到於廣州黙丹山後爲賊所敗柰
判羅萬甲言於 上曰殿下之臣只有鄭世規一人
趙廷虎其次也此外皆坐視君父之危無意勤王
聖上亦豈無憤怒之心哉體相金鎏親率壯士往西
城督戰城下谿谷虜騎處處藏匿賊遂佯退鎏督令
下擊虜騎四面蹴之盡戮我軍且於接戰之際多給
藥丸則或恐耗失隨告隨給故請藥之聲紛紛兩軍
相接何暇請藥只以銃柄相搏而已山阪峻急勢難
上来而請藥至於盡死矣力士趙陽出死力戰射殺
甚衆身被九矢而生還鎏自戰自敗無所歸咎托以

北城将元斗杓不救将置極罪朝議以為首将失律
帰罪副将事未安鑾不得已詣闕待罪留都大将沈
器遠狀啓虛報阿峴賊四五百朝廷即以器遠為諸
道都元帥及賊追器遠器遠因棄賊徒歩而逃走往
光陵入楊根迷原自点亦自兎山逃来因與相會避
亂而咼生終不勤王丁丑正月初二日左相洪瑞鳳
等往胡中胡以黄紙所書置案上使左相以下先行
四拜禮奉書而来其書曰大清皇帝詔諭朝鮮國我
先年東征爾國邀擊又助明朝荼毒我國令朕親統
大軍而来爾何不令智謀勇敢者從以征之縮頭不

出如女人之處閨也云云吏判崔鳴吉製進答書〻曰朝鮮國王某上書于大淸皇帝至於出城之命實出仁覆之下然念重圍未解帝怒方盛在此亦死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旗分死自決皇帝方以天地生物爲心則小邦豈不當獲預於全活之中哉云〻禮判金尚憲見其書手自盡裂失聲痛哭謂鳴吉曰台監何忍爲此等耶鳴吉微笑曰台監裂之吾當拾之遂收拾補綴兵判李聖求怒曰台監從前斥和使國事至此台監可往虜中尚憲曰若送虜中得其死所是台監之賜也因出寓舍逢人輒大哭始却飲食自

期必死聞有送虜中之議始食之鳴吉傳國書於虜虜不受再傳又不受叅贊韓汝稷曰厥字不書故不受之其一字真骨字也今金尚憲已出可以急〻書送所謂厥字臣字也鳴吉然之答書即稱臣稱陛下云〻前吏判鄭蘊上疏曰竊聞外有喧傳之說昨日使臣之行有以稱臣陳乞云此語誠然否果若有之此必鳴吉之言也未知鳴吉稟白定奪而然耶抑亦私自臆決而有如此言耶臣聞之心膽俱裂鳴咽不能成聲也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詞極卑諂乃一降書也然猶不書臣字名分猶未定也今若稱臣

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之分已定則惟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乎彼若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將北去乎彼若命之易服行酒則 殿下其將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然則國已亡矣到此地頭 殿下豈何以處之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乎與屈膝而生犬羊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況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則豈無萬一完城之理也我國之於中國非如麗季之於金元父子之恩豈可忘乎君臣之義豈可背乎天無二日而鳴吉即二其日也民無二主而

嗚吉欲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疲力弱
雖不能手板擊之而不欲相容於同席之間伏願痛
斥嗚吉之言以正賣國之罪云云金鎏洪瑞鳳李弘
冑入侍金鎏請以金尚憲鄭蘊尹煌吳達濟尹集金
益熙鄭雷卿李行遇等十一人而出送虜陣蓋虜以
斥和臣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可講和云故鎏難
以取舍混以爲請　上亦許送大諫朴潢見金鎏曰
雖數入可以塞責不須多至十餘人吳尹力主斥和
與其多送不若此小送之爲愈也只送吳尹者從朴
潢之言也吳尹將出虜陣畧無慽容　上引見痛泣

賜酒曰汝等父母妻子予當顧恤吳尹亦流涕拜謝
嗚吉領去謂吳尹曰若從吾言當無事云盖諂諛伏
罪多引黨類之言也吳尹不荅到虜陣嗚吉以帶縛
兩人親自献之汗賜嗚吉貂裘及酒嘉奬歸順之意
執吳尹問之曰汝何事敗兩國之盟乎吳曰我國之
於 大明臣事三百年知有 大明不知有清國身
爲臺諫安得不斥之乎尹從容直說小無諂屈之言
及起送瀋陽也尹於路中謂吳曰備盡窘辱而死於
虜地曷若死於吾地耶吳曰不可人生斯世固有一
死々得其所明我節義豈非樂事何必效匹夫之諒

守尹公笑而頷之洪瑞鳳往虜陣龍馬出示江都所
獲長陵守陵官宗室琮原君云以二十二日陷江都
擄大君兄弟及淑儀嬪宮一行到通津持大君手書
及前相尹昉狀啓傳之是夜大臣入對以出城之議
出城之議已定前禮判金尚憲自縊將死羅萬甲聞
而馳見則將至絕命之境羅手自解之盡去可擊之
物使人左右扶之得免於死前吏判鄭蘊亦以死自
決作詩繫於衣帶曰生世何險巇三旬月暈中一身
無足惜千乘乃云窮外絕勤王師朝多賣國凶老臣
何所死腰下佩霜鋒又有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

一釰得仁視死如帰即以佩刀刺腹半而不死羅萬
甲又馳往而救之則鄭笑言曰故人有伏釰而死伏
則犯五臟卧則不犯五臟今而後始知古人伏釰之
意畧無慽容仍上疏曰臣之自決正不忍 殿下令
日之事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實恠之鳴吉旣使
殿下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於君非徒承
順之為恭可爭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皇帝之印
殿下當爭之曰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百年當納於
明朝不可納於清國云彼若求攻天朝之兵 殿
下當爭之曰我國之於 明朝實有父子之恩清國

亦知之矣雖以彼之凶狡亦必諒矣伏願 殿下以
此二者爭之不為得罪於天下後世云云正月三十
日 上與世子衣藍戎服出西門汗陣三田浦設九
級階張黃幕厰陳兵威 上行三拜九叩頭之禮汗
設酒饌動軍樂贈 上貂裘兩襲大臣及承旨各一
襲 上服其一襲行謝於庭中是日還京亦許淑儀
及夫人並為入城 東宮嬪宮鳳林與夫人將入瀋
中故仍留陳中二月初一日罷兵初二日汗乃歸初
三日龍馬及鄭命壽来闕下領相金瑬出待之瑬曰
今則吾兩國為父子何言不從此後攻椵島擊南朝

惟命是從云乃招俞壽曰與判事〻同一家判事所
請我豈不從女子贖還事判事須十分宣力俞壽若
之乃拂衣而去蓋鋈之妾女被擄故鋈之細眉於俞
壽如此而胡俗以抱腰為親切故也李聖求笑謂俞
壽曰吾子不久當入館於瀋中令須愛之如子也問
答之際俞壽曰台言之出於口者反不如我肛門出
也聖求不以為恥也　大駕出城金尚憲歸安東鄭
蘊歸安陰皆不隨駕皆不告歸時之主和議者非之
其後啓榮柳碩啓曰金尚憲方君父陷不測之日抽
身遠走越視王室要名悖義無君不道之罪不可不

徵李汝翊李道長啓曰鄭蘊自刃不死義當来勤而邁〻歸鄉不念君父之罪不可不徵云〻世道人心豈至此乎前叅議鄭弘溟起義於全羅之昌平至於公州聞下城之報痛哭而罷兵不勤王而還去邠之初金慶徵爲檢察使其父瑬之所薦也以李敏求爲副使以張紳爲留守兼牽舟師往守江都慶徵之入江都也厥母及妻子各乘彩轎婢子皆着氊冒卜䭾五十餘匹盡用京畿夫馬一婢騎馬足蹶見落慶徵以爲不善保護杖京畿陪吏路左觀者無不駭之副使李敏求從事官洪命一先入江都原任大臣尹昉主廟社主

原任金尚容等四十人奉嬪宮淑儀兩大君夫人駙
馬公翁主皆入江都嬪宮到甲串津不得渡兩晝夜
留岸上三日凍餒檢察之船皆在越邊不能相通嬪
宮親自大呼曰慶徵慶徵何忍爲此張紳聞於慶徵
艱濟嬪宮以下而其他士民避亂者一不得渡賊奄
至一蹴殆盡無類慶徵運通津金浦國穀名爲賑求
而慶徵一家親舊外無一人得食者慶徵自謂賊不
得渡日與李敏求朝夕宴樂盃酒爲事不以君父爲
念大臣或有所言則曰避亂大臣何敢持揮大君有
言則曰當此危疑之地大君何可與焉以此大君大

臣莫敢有言別坐權順長進士金益謙尹宣擧上書
於慶徵斂求曰新膽卽事盃酒非時慶徵益怒權順
長等知其事無奈何作義旗各守城堞三道舟師無
一人来者獨忠清水使姜晋晰星火入援丁丑正月
二十二日通津守牒報曰賊方向江都慶徵曰江水
尚堅何能運船謂亂軍情欲斬之甲串津把守亦報
如此慶徵始爲驚動自守甲串軍卒不滿數百張紳
爲舟師大将向甲串姜晋晰率七船與賊力戰被数
矢張紳見賊無意進戰晋晰擊鼓揮旗督促張紳〻
終不進晋晰大呼於船上曰汝受國厚恩何忍爲此

吾將斬汝紳終不動仍順流而下本邑中軍黃善身率哨軍百餘力戰而死慶徵知其無奈何乘船而走船上力戰忠憤慷慨者無如晉晰而後以不能出善戰使賊渡江遂為被誅張紳使之自盡於家金音郎亦不來到人疑其逃生李翊尹新之愈者曾皆在坊驟所賊至乘船而走不過被刼而止李敏求衆同慶徵而慶徵賜死敏求安置其可謂國有公論守良可寒心賊兵四圍前右相金尚容已知事去上南門樓措火藥櫃以火落之而死權順長金益謙亦至笑謂尚容曰大監獨為好事耶仍與同死尚容之妾孫七歲童子順長奴義男在側而揮之不去皆為同焚耳與權金終始同事者尹宣擧也權金之將死也宣擧謂以求訣而來見其妻謂以與友同死之義往來友妻之間忽

生苟免之計改名宣下爲奴於珎原君使行而歸賊至城下謂以講和而來請開門尹任尹昉以廟社提調開門納之賊入城中屠戮一城投廟主於汚瀆昉收拾褁以空石載之卜馬使婢子乘其上後以此被黜昉之子身以都尉在防禦而不能死於國又棄其父而逃其衆尙忍言哉俞伯曾之疏只擧尹昉慶徵而不及新之者何也 都正沈䚋謂其妻曰君欲作忠臣婦耶其妻曰是吾志也仍與同死製疏納於懷中其疏曰臣沈䚋東向百拜上書于南漢城中主上殿下臣與妻宋氏同日自決以報國恩李時稷作贊文付諸奴使遺其子而自決其贊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

慌惚背國偷生 宗社淪沒萬姓魚肉況彼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嗟爾吾兒愼勿傷生歸葬遺骸善養病母縮跡鄉閭隱而不起區區遺言在爾善述閔琗先殺其妻而自殺琗當此時謂其妻禹氏曰汝非士族可以去矣禹談笑自如炊飯自喫曰主君疑我我當先決於前仍為自決李嘉相賊至藏其母而身為被擄其妻負其母逃嘉相意謂其母病不能自運必死於賊冒刃逃歸求見其母則母不在謂病母萬無生理不忍獨生仍付僧使傳其父兄以通必死之義往來賊陣中欲尋其母屍終至被害洪晬寅賊刃其母以身翼蔽受刃而

死李敦吾宋時榮亦皆自决尹際守南陽殉節金鎣李聖求金慶徵吕爾徵韓興一尹宣舉之妻亦皆死節其夫或諂於虜或降於虜或背君而逃或棄父而逃或爲奴而逃其妻以婦女而能辨一命爲其夫者能無愧於其妻乎金鎣李聖求亦主和議末乃好顔諂虜金慶徵城陷之日其棄母與妻逃走韓興一吕爾徵虜至更被新衣日初見他國之人不可不整先自入拜於賊曰姜碩期亦在此欲招而混其跡也姜托以足躄久而不出賊竟舍去尹宣舉與友妻約死爲奴而逃婦女之被擄者非一而李敏求妻及其兩子婦之事人皆唾罵敏求以爲其妻死節於嘉山作銘稱譽求寫於東陽尉申翊聖聞者皆笑其後妻妾之贖還者無不依舊

同居張維以失節之人不可爲配其子善徵之妻贖還之後陳疏請令改妻崔鳴吉啓曰如此則怨女必多不可處遂防啓汗歸後立頌德碑於三田浦李景奭撰文吳竣書之以甭徵篆之其銘曰天子東征百萬其師有罪伐罪知罪待罪人或有議故改以立之

大駕還城之日南漢扈從之臣皆授賞加前判書金尚憲上疏曰駕往山城也執政大臣爭勸出城而臣敢以死守之義妄陳　榻前臣罪一也降書文字有不忍見者手毀其草慟哭廟堂臣罪二也兩宮親詣賊營臣既不能碎首馬前臣罪三也臣負此三罪

尚逭刑章豈敢與諸臣之終始羈靮者均蒙恩數也
嗚呼無信一時之要盟無忘前日之大德無過恃虎
狼之仁無輕絶父母之恩每想　先王奏文萬折必
東之語不覺沾衣也洪翼漢到瀋陽汗招問斥和之
由翼漢脫身赤立抗言不屈以文字書示之曰四海
之内皆爲兄弟而無父子之義也覆載之間豈有二
天子也金國渝盟稱帝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
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内寧有悖兄弟也覆
載之間豈有二天子也金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隣之
約　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忘深結之舊恩

而守先輩之空約於理甚不可於事甚不當首建此
議散守禮義是臣職耳雖被誅戮實爲甘心䰟去飛
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惟願速死云云與吳尹兩學
士同日就死後許積以三學士謂之喜死釣名之輩
云云世道之憂豈不大哉賊還之時留孔有德耿仲
與我國攻椵島我國以柳琳爲首將以林慶業爲副
將攻之島險難攻問策於林慶業慶業畫之賊用是
計而陷島慶業以攻島之功受賊之爵云云以慶業
而乃如是耶未可知也反其入島也我國之人殺掠
漢人甚於虜兵嗚呼人無人心豈至於斯耶都督沈

世魁章手下兵賊誘之曰若降則當富貴沈曰堂堂
大明之臣豈降於犬羊乎遂力戰而死乙卯賊發助
兵攻 天朝以林慶業爲上將以李浣爲副而送之
前判書金尚憲上疏曰伏聞朝廷將從北使之言將發
兵五千助瀋陽攻 天朝臣聞之驚惑未定夫臣之
於主有可從者有不可從者當國家勢弱力屈姑爲
用前圖存之計而以 殿下撥亂反正之志卧薪嘗
膽今已三年雪恥復讐指日依望豈意愈往愈尚事
事曲從至於無所不至之地乎自古無不死之人亦
無不亡之國死亡不忍從逆不可爲有復於 殿下

者曰有助寇誓攻父母 殿下必命有司治之其人
雖善辭而自解必加王法此天下之通道也雖以利
害言之徒畏强隣一旦之暴不惧天子六師之移非
遠計也閣下列屯之兵海上樓船之卒雖不足以掃
氊復疆其於禁我國爲梗則有餘耳若以我國爲倀
鬼於帥前問罪之師直到海西無謂可畏者獨於瀋
陽也人皆曰彼勢方强違之必有禍臣以爲名義至
重祀之必有殃與其負義而終不免危亡曷若守正
而俟命於天乎今若棄義亡恩忍爲此擧則縱不顧
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乎亦何以

使臣下盡義於國勢云〻林慶業李浣率兵而赴潛
通 天朝密議攻賊每於接戰去鏃而射之爲賊所
覺慶業拘於胡中浣出送炮手李士龍星州士兵也
爲慶業部下卒放炮不丸虜知其狀擬刃於頸士龍
不動虜釋之士龍復如是者三虜怒而殺之士龍罵
賊不屈而死 天朝曺大壽牒知之大書旗〻揭示
曰朝鮮義士李士龍鄭雷卿以春防在瀋中時我國
以生梨柹等物送於汗鄭命壽改其文書減其半雷
卿欲因此事除去命壽與司書金宗一漢人之被擄
者同心結約欲並殺龍馬事覺龍馬怒先殺漢人又

詰責於我國　上欲遣使救解相臣崔鳴吉如此則
益致其怒莫如先爲賜死之爲愈也仍賜死鄭雷卿
宗一拿來遠謫盖朴簹從前奉使虜中與龍馬及鄭
命壽結爲兄弟至於相視其妻子其親切可知也簹
入瀋中與雷卿同處館中雷卿見簹之行麽心鄙不
與之同坐至是雷卿之死實是簹之所嗾也崔鳴吉
李聖求至瀋陽龍胡曰貴國有斜陽者不書大清年
號下城之日不爲隨駕亦不受賊云然耶斜陽指金
尚憲即爲發行胡語如此也申得淵到灣上被龍胡
嗔責哀乞生道於命壽命壽曰若言攜議之人可以

得生得淵即書金尚憲趙漢英給之龍胡聞此言催
促入來備局閔子到安東金尚憲即為發行言語動
止如平昔到京城　上賜貂裘給行資曰善為開陳
以解其怒到龍灣著道袍皂冠負於人而入之而偃
臥胡輩亦不嗔怒龍胡問曰國主下城之日獨以為
清國不可事不為扈從是何意也答曰吾守吾志告
于吾君國家不用老病不得從之又曰不受官爵何
也答曰國家以老病不除耶又曰請舟師時何以沮
撓乎答曰吾守吾志告于吾君國家不用吾言微細
之言何以至他國乎又曰何謂他國答曰各有境界

安得不為他國乎胡輩別無怒色曰此人應答甚敏最難老人別定差使〻之扶護且令乘轎而來入瀋中一如灣上問答行則必肩於人入則必偃卧胡人不為禁及出若值路險則胡將必下馬扶引所乘之轎醜虜之所尊敬如此後東陽尉申翊聖與其弟翊全亦以作和被囚而還丁丑以後三大臣悉陳我國為中朝事情及亂後事勢纂書以海路潛送中朝書入明天子大加襃賞登萊軍門亦遣差報謝為清國所覺平安監司鄭太和善言解之竟得無事耳崔鳴吉前後賣國之罪不可容誅然潛送獨步之事纂書潛送舉崔宗周旋容或小赦前罪耶竹陰趙希逸所謂平心恕諒則不可有崔鳴吉不可無崔鳴吉者近之

嗚呼甲申三月胡入寇南朝 毅宗皇帝殉於社稷

孝廟之登位亟欲復讐與儒臣宋時烈日夜密謀

志業未成中途苑徂天乎萬古志士之痛也 肅廟

甲申設大報壇於苑中以祀 皇明宋時烈亦以一

間茅屋祭昭王之義祀 神宗毅宗於清州之華陽

洞廷臣聞于 上建廟曰萬東廟近見吾黨之士能

知中國事者多明言我國事者少蓋務於遠而忽於

近之病也浸浸然至於後是非之分邪正之辨或不

明於世作之史者莫知所指而擇之故余以是之俱

畧記朋黨之分士禍之起壬丁兵亂之作名之曰我

我愚安敢擬之於知我罪我之義也鬼神在上烏敢
誣也之哉吾不爲之辭也後之史氏無以人聢言也